

## 清中叶江南乡村塾师陈梓的无儿心理初探

蒋 威<sup>1</sup>, 侯 林<sup>2</sup>

(1. 枣庄学院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山东 枣庄 277160; 2.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科学部, 江苏 淮安 223003)

〔摘 要〕陈梓乃清中叶江南地区乡村塾师与底层士人的典型代表。二子夭折所形成的无儿状态致使其终生拥有一种特殊的无儿心理。这种无儿心理在情绪上表现为痛苦与绝望; 在观念上表现为“尽人事以待天命”; 在心理行为上表现为艳羡他人子孙满堂及梦儿与梦生儿。陈梓的无儿心理所导致的悲剧人生是国家意识形态、社会风气习俗与亲朋好友的言论共同影响的结果。以陈梓为个案, 研究他的无儿心理, 深化了我们对于历史上小人物心理世界的探讨, 可以看做是此类问题研究方法的一种尝试。

〔关键词〕清代; 江南; 乡村塾师; 后嗣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17)02-0055-07

近十年来, 在社会史关注历史小人物思潮的影响下, 明清乡村塾师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 对于乡村塾师经济收入与教学活动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而对其精神生活方面的探讨比较薄弱。<sup>①</sup> 进一步加强明清乡村塾师的心态、心理与精神生活等方面的研究, 既是全面深化塾师研究的一条有效路径, 也是研究历史上小人物心理世界的有益尝试。本文以清中叶江南地区乡村塾师陈梓的无儿心理为例, 来窥探清代底层士人对于生儿的态度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社会风气习俗与亲朋知己言论对他们心理状态与思想观念的影响。

### 一、陈梓无儿心理之表现

陈梓(1683—1759), 字敷公, 又字古民, 号客星山人, 浙江秀水人。历经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 是典型的清中叶人物。一生“绝远声利, 终不应科举, 乐为童子师”。<sup>[1]219</sup> 他从25岁开始训蒙, 直至逝世前一年仍然在筠谷精舍内授徒, 是一位将毕生精力奉献于蒙养教育的乡村塾师。其父兄也均以教书为业。可以说, 陈梓是清中叶江南地区乡村塾师的代表, 底层士人的代

表。他一生生有两子, 均因病夭折。二子的夭折, 使陈梓后半生处于无儿状态, 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无儿心理。这种无儿心理既包含丧儿后的情绪心理, 也包括对于无儿状态的态度与行为。

#### (一) 悲痛与绝望

陈梓的无儿心理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悲痛。这种心理情绪不仅体现在丧儿之时, 而且是伴随其一生的常态心理情绪。陈梓31岁时, 长子陈顶仅33个月大就以痘殇。在《哭顶儿文》中, 他悲痛地写道: “呜呼! 今日使汝王父母在, 痛弱孙之夭枉, 悲恸当何如耶? ……先人坠绪危危一发如果木。然木实衰薄。幸由藁复搔而蹶之。汝父之罪何以谢先人于地下乎? 呜呼! 痛哉! 痛哉!”<sup>[1]398</sup> 陈梓43岁时, 第二子张孝羔仅八月又殁于痘。在《哭孝羔儿文》中, 他又悲伤地写道: “汝兄既殇于痘, 为汝复以痘殁耶! ……先人一脉如一发系千钧。危乎! 几乎! 几乎! 几乎!”<sup>[1]397</sup> 两篇哭儿文中直呼“痛哉”、“危乎”与“几乎”是陈梓丧儿之后极度伤心与痛苦心理的直接反映。这种无儿的悲痛心理伴随陈梓终生。如《挽钮静澜》诗云: “自丧佳儿蚤丧神,

〔收稿日期〕2016—12—18

〔基金项目〕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5YJCZH072)“清代江南乡村塾师与地方社会”; 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CZS018)“明代科考配额体系研究”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蒋威(1983—), 男, 江苏睢宁人, 历史学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 明清史。

侯林(1983—), 男, 河南博爱人, 历史学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 区域社会经济史。

卯年强活到庚辛。如今泉下团圆处,转胜生前惨恻人。大块欲沉秋雨酷,重阳无主菊花新。一樽黄酒空浇土,老眼模糊泪满巾。”<sup>[2]199</sup>这首诗既写出了伤心与悲痛的情绪对陈梓精神与身体的打击之大,即诗中所云“自丧佳儿蚤丧神,卯年强活到庚辛”;又写出了丧子后其悲伤情绪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常态,即诗中的“一樽黄酒空浇土,老眼模糊泪满巾”。

陈梓无儿的悲痛心理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绝望心理。这种绝望心理既包含对于生儿的绝望,也包含对于人生及事业的绝望。如《别雪渔用黄山谷韵》云:“垂死未产儿,孤筇涉苍茫。平生历崎岖,回头那堪想。落日觑南帘,蛛丝织空网。仁者不遐弃,怜我若襁褓。小星荷采择,瓜瓞祝嗣广。似续丁衰运,吾道亦孤掌。”<sup>[2]159</sup>诗中以“落日”与“空网”等凄凉的意象直抒胸臆,又以“星荷”与“瓜瓞”等象征多子多孙的意象与自己的无儿状态作对比,道出了陈梓幻想有儿而现实无儿的绝望心理。这种绝望心理直接影响其对于人生价值与事业的追求。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直言自己“年迈无儿,百念灰冷”<sup>[1]317</sup>,“六十无儿,奄奄就木人耳”<sup>[1]318</sup>。也就是说,无儿的状态使陈梓的内心异常绝望,变得麻木不仁,对于一切人情世事,个人得失都漠不关心。他在《与李裳吉》的信中,表达了无儿使其无心向学问道的心理。信中云:“年来旧齿凋丧,扶掖无人。又处境日艰。贱室抱病未起;儿子遽以痘殇。块然独居,履影吊心,几无以自慰。”<sup>[1]294</sup>雍正十一年(1733),陈梓在辞博学鸿词科的信中列举了不就的原因,其中无儿与疾病是重要原因。据《辞董邑尊书》所述:“中间先慈先兄相继谢世,两犹子二儿俱以痘殇,后嗣悬绝,悲忧泣涕,遂成忡悸,十年不瘳。”<sup>[1]308</sup>乾隆元年(1736),陈梓又以“嗣息杳然”作为一个重要的“不孝之罪”辞贤良(孝廉)方正。<sup>[1]309</sup>可见,陈梓已经将有几无儿看作是孝的一个重要内容,看作是人生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辞应博学鸿词科与贤良方正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也是他对于人生与事业绝望心理的反映。

## (二)艳羡他人子孙之繁盛

在陈梓的诗文中,有大量的文字记载着他对于

有子之人的艳羡心理。在这种艳羡的过程中,陈梓的无儿情结大大地加深了,从而加剧了他无儿的痛苦与绝望。陈梓将自己的无儿现状与师友的子孙繁盛进行对比的例子非常多。在《答陈皋如韵》的诗中,陈梓直抒胸怀地写道:“羨子晨趋侍,呼儿夜课书。”<sup>[2]199</sup>陈梓在这里直接表达了对友人陈皋如上有高堂与下有佳儿的艳羡之情。可见,12岁父亲的病逝,25岁母亲的病逝,与43岁时第二子孝羔的天折,成为此后陈梓心灵上难以治愈的创伤。此种心理与情怀会在不由自主地与他人对比中体现出来。在《澹宁堂记》中,陈梓感叹道:“余亦髮种种学业不进,而后嗣茫如。视李子矍铄杖乡,诸郎济济,文孙遶膝,处境若径庭矣!”<sup>[1]284</sup>在这里,陈梓的“后嗣茫如”与师长李维馨的“诸郎济济,文孙遶膝”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又在《寿胡翁汉光七十并自寿序》中,陈梓写道:“汉翁多子孙,余则两间独叟耳。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惠迪从逆,判然殊途,南辕北辙,背驰日甚。”<sup>[1]243</sup>师长胡汉光的“多子孙”与陈梓的“两间独叟耳”形成了对比。

陈梓不自主地将自己的无儿状态与他人的子孙繁盛作对比,增加了艳羡之情,同时也加剧了其晚境的凄凉,心灵的痛苦与绝望。在《祭曲江湖先生文》中陈梓写道:“呜呼,自先生去世,吾孰与论世而自负为知人哉!吾当尽此戊寅之腊,从先生于北邙耳。先生子若孙森森绕膝,而吾无子女一人。近一继子年廿二亦复化去。先生倘怜我孤独,或梦中示一死期,此梓所以百顿首以祈者也。”<sup>[1]400</sup>胡曲江的“子若孙森森绕膝”与陈梓的“无子女一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致使陈梓倍感孤独,产生了厌世之怀。陈梓在《与周旦雯》的书信中亦表达了艳羡周旦雯子孙之乐及感伤自己无儿的孤寂之怀。信中云:“春来槛外盆花争艳;抱诸孙含饴嬉戏。山斋穷独叟孤灯半壁,泉声竹韵,梦寐虽恬,一念老兄晚境,不禁涎流枕上也。”<sup>[1]427</sup>周旦雯的“抱诸孙含饴嬉戏”与陈梓的“穷独叟孤灯半壁”形成对比,致使陈梓“不禁涎流枕上也。”其孤寂与痛苦之情在艳羡之情的牵引下被大大地加重了。这种情况在《孝义维伦序》中亦有明白的表述:“余固无子而再娶者。然卒无子。买妾又不得子。茕茕来故山,与泉声松影

① 关于明清乡村塾师收入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徐梓的《明清时期塾师的收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刘晓东的《明代塾师“生计”刍议——以江南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刘伯山的《清代徽州塾师的束修——以〈徽州文书〉第二辑资料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蒋威的《论清代塾师的职业收入与相关问题》(《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3年第7期);对明清塾师的教学活动进行研究的成果主要有:申国昌的《明清塾师的日常生活与教学活动》(《教育研究》,2012年第6期)、蒋威的《清代塾师的教学活动述论》(《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对于乡村塾师精神、心态方面研究的成果较少,蒋威的《论清代乡村塾师馆居生活的孤寂及其调适》(《贵州文史丛刊》,2012年第2期)可以看作是此方面研究的有益尝试。

数朝夕。视一峰两嗣君伟然丈夫，以高才冠成均，怡怡侍堂上，诸孙岐嶷阶下。此境相去穹壤矣！”<sup>[1]222</sup>可见，陈梓的这种对比与艳羡的心理，加剧了其痛苦与绝望的心理，让其在人间倍感孤寂。

在艳羡他人子孙绕膝之时，陈梓表达对于生无所养，死无所祭的担忧，点出了艳羡之根源。如《张莘皋八十寿序》云：“（张莘皋）而子若孙林立。阶下负喧含饴。即至百岁，仅足自娱。古民非张子，则饮食教诲谁复继之？无儿之孤叟。踉蹌靡依，必至晚节不保，流为小人之归。”<sup>[1]244</sup>可见，在艳羡张莘皋子孙林立，老有所终的同时，陈梓担心自己无儿所形成的“老无所养，老无所依”会致使“晚节不保，流为小人”。子孙的另一个作用就是能够进行先人的丧葬与祭祀。陈梓在《与徐朗行》中推辞徐朗行刊刻诗集的美意，云：“况五十无儿，原本未成人。每往来峡水，渔家开然率诸儿女烧纸上坟。不知此辈何等积德，如许发丁。不禁潸然涕洟也。”<sup>[1]420</sup>可见，陈梓在看到渔家率领儿女上坟的壮观景象时，联想到自己的子女凋零，在艳羡的同时，一种悲戚之情展露无遗。所以，陈梓艳羡他人子孙繁盛之情是其无儿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艳羡之情是在同有子之人的对比中形成的，加剧了陈梓的无儿情结及悲痛与绝望的心理。

### （三）尽人事以待天命

面对无儿的困境，陈梓的态度是“尽人事以待天命”。这种对于无儿状态所持有的态度，也是其无儿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陈梓早年的态度是“人事不可不尽”，希望通过再娶妻妾生子来改变无儿的状态。在元配与儿子张顶逝世的第二年，陈梓就在师长与亲朋的帮助下娶了继室金德贤。处于丧妻与丧子之痛之中的陈梓，急于再娶，除了亲朋的劝说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再生子嗣。第二子张孝羔的出生，曾经给陈梓带来有儿的希望，但仅仅八个月即殁于痘病，给陈梓带来巨大的苦痛。虽然儿子一再地夭折，但陈梓并没有打消再生儿的念头。他在《齿落》诗中云：“一齿公然落，当筵叹始衰。壮心思讳老，痴思待生儿。缄口今应切，加餐且自支。啸哥元不废，开卷燃疎髭。”<sup>[2]181</sup>可见，面对年老齿落的境况，陈梓并没有放弃生儿的雄心壮志，仍然“痴思待生儿”，“加餐且自支”。当陈梓打算通过娶妾来改变无儿的命运时，其妻金德娴劝阻道：“以天意卜之，孝羔不育，我两人必无后。世间桃叶皆庸婢，生子多不肖。夫子老矣。无托孤孔明得继大宗一脉足矣！”陈梓的回答是：“人事不可不尽。”所以，“壬子，张莘皋为纳一妾，未几果求去，遣

之。己未，馆故山，谢雪渔为纳甬上妾，亦以余贫，日求去，亦遣之。”<sup>[1]345</sup>金德娴认为张孝羔的夭折是天意，无后也是天意，认为娶妾生子可能不孝，而且陈梓年龄已大，不宜再生子，可以通过为其兄陈于上立后继大宗解决无儿困境。可是陈梓坚持认为“人事不可不尽”。于是，在雍正十年（1732）50岁时和乾隆四年（1739）57岁时，接连娶两妾。希望通过接连不断地娶妾来改变无儿的命运，是陈梓早年对于无儿状态的基本态度。

在后嗣问题上，陈子在57岁以后逐渐地由“人事不可不尽”，转向安于“天命”，无奈地接受无儿的残酷现实，不再娶妾，以立大宗来作一补偿。陈梓在《与汪梅津》的信中云：“两妻二妾，人事粗尽，而阻碍若此，岂非命耶？临书涕零。”<sup>[1]431</sup>可见，陈梓晚年在面对娶“两妻二妾”仍然无儿的困境时，只能以“人事粗尽”，“岂非命耶？”的话语来安慰自己了。他在《与陈芬佩》的书信中云：“尽人事以待天命。梓向得两子，皆以痘殇。不得已纳妾。不特不得子，而性情乖戾，转添一累。又不得已遣去。今已半百余。血气就衰，癖疾日炽。每达旦不能寝。桃叶一事久绝想矣！此身不足计，唯先兄大宗不可绝。将来立一族子衍先人一脉，私愿足矣！”<sup>[1]420</sup>由此可见，由于二子夭折，娶两妾不得子反而添加累赘，年迈体病等原因，陈梓在无儿的态度上逐渐变得安于“天命”，“桃叶一事久绝想矣！”此后，虽有亲朋好友多次劝说陈梓纳妾以生子，但是，陈梓一直没有听从。所以，在陈梓面对无儿困境时，形成了“尽人事以待天命”的心理。在五十七岁之前，他坚持“人事不可不尽”的信条，为了生子，娶两妻两妾。但是，五十七岁以后，面对二子的夭折，两妾的烦难，陈梓逐渐地接受了无儿的“天命”。

### （四）梦儿与梦生儿

张孝羔的夭折使陈梓处于无儿的状态，而他并不甘心，总是想尽一切办法生儿，“尽人事以待天命”。虽然在连娶两妾遭到挫折后陈梓逐渐地“安于天命”，但是这是在现实面前的无奈之举，其内心深处与潜意识的生儿渴望并未停止，这在他的梦儿与梦生儿的思想活动中有所体现。“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通过梦来探究陈梓的无儿心理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奥地利著名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认为“梦，它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毫无意义的、不是荒谬的、也不是一部分意识昏睡，而只有少部分乍睡少醒的产物。它完全是有意意义的精神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愿望的达成。它可以算是一种清醒状态精神活动的延续。它是由

高度错综复杂的智慧活动所产生的。”<sup>[3]</sup>可见,梦是一种愿望的达成,一种清醒状态精神活动的延续。所以,陈梓的梦儿与梦生儿无疑也是其清醒状态时儿不夭折与有儿有孙愿望的一种心理反映。

虽然陈梓二子张顶与张孝羔均年幼夭折,但是对其打击最大的还是第二子张孝羔的病亡。所以,梦见张孝羔的次数最多。如《梦羔儿》云:“长夜方酣眠,羔儿入我梦。展眼呼我儿,失声如破瓮。呜呼七月儿,廿年梦汝犹一恸。汝死廿年有爷哭,爷死一朝有谁痛。”<sup>[2]167</sup>梦中所反映的陈梓的悲恸状态,正是其日常生活中痛丧孝羔心境的生动写照。又如《三月十八夜梦亡儿孝羔》云:“开棺索爷抱,抱儿到娘前。冒雨循桥东,风急薄暮天。衣袖带尸气,皮肉偏鲜妍。生者精已离,死者灰复然。世事每丁倒,枕头涕涓涓。”<sup>[2]169</sup>梦中孝羔死而复生,“开棺索爷抱”,说明儿子张孝羔不死是陈梓内心深处的一个美好愿望。但是梦醒时分,更加剧了陈梓内心的失落与悲伤,只能“枕头涕涓涓”。

梦生儿同样是陈梓面对现实生活中生儿无望的“一种愿望达成”。在《寄怀沈哲纶》诗中,陈梓直言:“我昨梦生儿,既觉泪濡席。羨君晚举子,昂藏长过膝。”<sup>[2]156</sup>可见,陈梓的梦生儿是在艳羨其友沈哲纶“晚举子”的心理之下产生的。生儿是陈梓终生的一种愿望。又据《九月朔梦记》载:

“乙丑八月晦,夜阅《文清读书续录》。三鼓倦,就枕。忽闻剥啄声启户,则峡川张丈莘皋也。扶藤杖笑而揖曰:‘君每叹六十无儿,乃欺我。令嗣癸未生,今四十三,有诸孙能作诗矣!’予大骇,且泣且笑,不能对。丈即握予手,出门行数十里,林壑幽邃若深山中。竹篱茅舍,诸孙果候门。俄而,伟男子果出,髯酷肖予,迎入室,跪而泣曰:‘儿初不知七尺为大人遗体也。’遂出酒肴,揖丈上坐。予对饮数爵陶然,诸孙各呈小诗律绝诸近体。予谓丈曰:‘黄口乳未干,不务实。遽学吟耶?’诸孙各悚息退。……予惊起,不见丈。”<sup>[1]260</sup>

文中的“乙丑八月晦”即乾隆十年(1745)八月的最后一天。此年陈梓63岁。前面我们已经论述过,陈梓在五十七岁以后并没有再娶妻妾,逐渐地接受了无儿的“天命”。但是,此梦则恰恰说明,陈梓是无奈地接受了无儿的现实,儿孙满堂是他内心深处与潜意识中的一种热切愿望。梦“是一种愿望的达成”。在梦中,陈梓不仅有儿43岁,“髯酷肖予”,而且“诸孙能作诗矣!”这既表达了他有子有孙的愿望,也填补了其书香一脉后继无人的缺憾。

## 二、陈梓无儿心理之成因

陈梓的无儿心理是痛苦与绝望的。这种心理给他的人生与事业带来了悲剧性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他艳羨别人的儿孙满堂,“尽人事以待天命”,将有儿无儿看作是人生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准。一旦生儿的愿望受挫,便只能在虚幻的梦境中寻求慰藉。那么,这种无儿心理形成的原因有哪些呢?我们打算从国家意识形态,社会风气习俗与亲友的言论等几个方面来考察。

### (一)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

清代的国家意识形态毫无疑问是儒家思想。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对士人思想观念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陈梓作为清代中叶江南地区一位普普通通的乡村塾师也不能例外。他将生儿作为一种人生追求,并终生处于悲痛与绝望的无儿心理之中,是深受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思想影响的结果。孟子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sup>[4]165</sup>汉代经学家赵歧注云:“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sup>[4]166</sup>也就是说,在三个不孝的行为之中,孟子认为无子绝祀是最大的不孝。孟子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可以说是造成陈梓无儿心态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陈梓支持金凤庵纳弟婢为妾的理由即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小嫌而前却,坐失事机之会。倏忽衰迈,或遂不及生子,而赍憾以见先人于九原,将何辞以谢乎?”<sup>[1]357</sup>也就是说,陈梓认为世人所担心的弟存时染于婢是“小嫌”,而延续先人血脉才是第一要务。《寿胡翁汉光七十并自寿序》又云:“汉翁多子孙,余则两间独叟耳。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惠迪从逆,判然殊途,南辕北辙,背驰日甚。今姑妄言之。”<sup>[1]243</sup>在陈梓的言论中,不厌其烦地出现孟子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可见对其影响之深。

儒家将后嗣看做是“父母之遗体”,是父母生命延续的一种方式。正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sup>[5]</sup>如若“无后”,将斩断先人及父母之“遗体”。陈梓在劝说深体仁娶妻生子时表达了这一思想:“且弟已歿单传,岌岌如一髮千钧。自有天地来数千百传有此身,一旦自我而斩先人之血食,忍乎?否乎?”<sup>[1]316</sup>在《哭孝羔儿文》中,陈梓亦悲恸地写道:“先人一脉如一发系千钧,危乎!儿乎!危乎!儿乎!其何以慰汝父汝母乎?汝父何以告汝汝母曾乎?”<sup>[1]397</sup>可见,后嗣不仅是延续先人

血脉的一种方式,也是慰藉父母的一种孝行。也就是陈梓所说的“看人是鬼神仙眼,望我生儿父母心。”<sup>[1]378</sup>

汉代经学家赵歧在解释“无后为大”时认为,无子绝祀乃是最大之不孝。可见,儒家之所以将子孙后代看得如此重要,除了继承先人之遗体外,那就是死后能够享有子孙的丧葬之礼与祭祀之礼。伯姊曾经抱怨儿孙的不孝,认为“有儿不如无儿,有媳不如无媳。”然而陈梓却认为,“则盖棺瞑目,衰麻环列者,居然二子也,两媳也,且四孙也。号呼而擗踊者,未尝不达于邻,感于杵也。视伯兄之丧两儿而四十暴卒者何如?视梓之头斑斑,子立穹壤而愧然无与者,何如哉?且不得于子,安知不得于孙?而姊又何悲?”<sup>[1]393</sup>可见,在陈梓看来,虽然伯姊的子孙不孝,但是丧葬时能够“衰麻环列”,“号呼而擗踊”,这比伯兄及自己的无子强得多。又《与徐朗行》中云:“况五十无儿,原本未成人。每往来峡水,渔家开然率诸儿女烧纸上坟。不知此辈何等积德,如许发丁。不禁潸然涕浹也。”<sup>[1]420</sup>渔家“率诸儿女烧纸上坟”,乃是民间祭祀的一种方式。陈梓在此表达艳羡之情,就是对自己无儿绝祀的一种感伤。如何改变这种绝祀困境呢?陈梓在《立后议》中认为,“身为父母之身,不能生子以承祭祀,则立继以赎己不生子之罪,所谓敬身也。”<sup>[1]361</sup>于是,陈梓立从弟周倚文之次子煊为伯兄后,以“立大宗”的方式来解决先人与父母的祭祀问题。

所以,清代的国家意识形态也就是儒家思想对陈梓的无儿心态造成了重要的影响。这种思想包括孟子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延续先人遗体的思想,以及礼葬与祭祀先人的思想。

## (二)社会风气习俗的影响

社会风气习俗也是形成陈梓无儿心理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清代江南地区的民间社会,男丁是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宗族的支柱。男丁的兴旺程度是关乎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宗族能否立于社会之中而不被欺凌的重要因素。所以,陈梓在诗中感叹:“无儿受人侮,无学令人玩。头白可奈何,披衣理茶爨。”<sup>[2]150</sup>“无儿受人侮”既说出了陈梓无儿心态的成因,也说明在清代中叶的江南民间社会,有无儿子已经超出了孝道、养老、祭祀等传统儒家思想范畴,还关乎一个人在社会上能否有尊严地生活。无儿之人在社会上常常成为他人诋毁、取笑与侮辱的对象。陈梓在《有感》一诗中云:“检点平居事,飘然梦里身。慧儿天赚我(谓亡儿孝羔),顽婢鬼欺人(买婢时卜颇吉)。薄俗生疮痍,孤行任笑嗔。银蟾升

海角,一醉乐吾真。”<sup>[2]183</sup>其中“薄俗生疮痍,孤行任笑嗔”既表达了陈梓对于民间习俗的无奈与厌恶,也表达了自己面对他人讥笑与嗔怪其无子的超然态度。在民间社会有一种坏风气与恶俗,那就是无儿之家常常会受到欺凌。所以,没有男丁的家庭在社会上生存极为艰难。陈梓在《寄徐朗行》诗中无奈地感叹:“瘦妻弱女持门户,髭白无儿惮远行。”<sup>[2]175</sup>陈梓不敢远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儿所造成的“瘦妻弱女持门户”,担心家中没有男丁,“瘦妻弱女”遭他人之欺凌。

同时,在清代江南的民间社会,生儿与否不仅关乎家庭的盛衰,亦关乎宗族的盛衰。生儿与否既是家事,也是族事。陈梓在《与外舅金晨村先生》的信中云:“外孙昨竟不起矣。此儿聪睿绝人。由令爱胎教,故知觉都发在正路上,与常儿霄壤。若早与催乳媪,或先期种痘,幸得成长,必非凡材。寒宗不幸失此佳儿,非特一房之厄。可痛!可痛!”<sup>[1]420</sup>在这封给外舅(按:岳父)金晨村先生的信中,陈梓首先是赞扬了张孝羔的“聪睿绝人”,然后表达了痛失佳儿的惋惜之情。张孝羔的病亡,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损失,也是一个宗族的损失。正所谓,“寒宗不幸失此佳儿,非特一房之厄。”又《飞凤堂灯下读小学记》云:“多病之躯,纵复苟延,而白头无嗣。先见所立犹子煊近饥驱之淮上,托于胥吏。予弟欲以燕后我,虽愿而资钝不可以继诗书。吾宗之衰至是,为之永夜不寐。”<sup>[1]260</sup>陈梓“永夜不寐”的原因是“吾宗之衰”。而“吾宗之衰”的原因有三:一是陈梓本人“白头无嗣”;二是所立犹子煊“托于胥吏”;三是族子燕“资钝不可以继诗书”。可见,陈梓将自己的无儿与宗族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加重了其无儿的内疚感与痛苦。

## (三)亲朋好友言论的影响

一个人的思想与观念的形成,除了要受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风气习俗的影响,还要受周围人言论的影响。所以,亲朋好友对于陈梓无儿的态度与言论是形成其无儿心理的又一个重要原因。陈梓的无儿状态,成为其亲人担忧与规劝的一个重要议题。关于是否纳妾问题,陈梓曾经犹豫不决,首先面对的是长辈的规劝。据《与黄岐周》载,“去岁带犹子还山,意欲培植以继大宗,本不为身后计。昨家叔归自长河,自言六旬生子,力劝梓纳妾馆中。”<sup>[1]434</sup>又据《与谢雪渔》云:“立后为先兄大宗,此身之绝续在所不计。家叔从长沙归,自言六旬得儿,力劝梓及早纳妾。”<sup>[1]432</sup>这两封信的写作时间当在张孝羔病亡与娶第一妾之间,也就是雍正三年

(1725)与雍正十年(1732)年之间。可见,陈梓能够连娶两妾,可以看做是长辈家叔的劝说与好友的商议的结果。陈梓有三姊,伯姊与季姊均先他而亡,而仲姊在淮失联。伯姊金孺人在临终之前对陈梓说:“两支一身,吾弟嗣事不可忽。然自近世验之,有儿不如无儿,有媳不如无媳。安命而已。”<sup>[1]393</sup>季姊谢孺人病重时哭泣着对陈梓说:“吾虽老,尤冀见吾弟生子,以嗣先人。”<sup>[1]394</sup>可见,伯姊与季姊在临死之前都在为陈梓的嗣事担心,希望他能够生子。她们的临终之言不能不对陈梓的无儿心理产生影响。

除了亲人的言论,朋友的言论也影响了陈梓在无儿这件事上的态度与心理。如上文家叔劝其纳妾,陈梓分别与黄岐周和谢雪渔商量探讨对策,并最终娶妾。说明黄、谢二人的言论对陈梓有重要影响。其实在陈梓娶继配与两妾的过程中,朋友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据《内子雅君传》载:

“金德娴,字雅君。癸巳五月元配姚氏歿,秋末同学陈光裕来四六启盛称其禀异姿。师长姚瑚为媒,于甲午十月迎娶。……壬子,张莘皋为纳一妾,未几果求去,遣之。己未,馆故山,谢雪渔为纳甬上妾,亦以余贫,日求去,亦遣之。”<sup>[1]345</sup>

从这则材料可以看出,陈梓在元配姚氏病逝仅仅一年之后便娶了继配金德娴,与同学陈光裕和师长姚瑚的劝说不无关系。可以推测,在他们的劝说言论中,第一个儿子陈顶的夭折所导致的无儿状态又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第二子张孝羔夭折后,虽然陈梓曾经想以立大宗来解决问题,但是好友张莘皋与谢雪渔还是通过各种言论来影响他,并为其纳两妾。陈梓也对他们的言行表达了感激之情。《别张子莘皋》云:“五载双山畔,明年越水湄。惟公言独苦,怜我老无儿。世故初心在,交情白发知。陇梅风雪里,别泪不禁吹。”<sup>[2]182</sup>在《与雪渔》信中,陈梓云:“先人一发欲坠,赖老友维持三年而后谐人事,亦云尽矣。感激涕零,何以为报。”<sup>[1]433</sup>对陈梓的生儿问题表示关心的还有好友汪梅津。《与汪梅津》的信中云:“握别时淳淳望弟生儿,此天地父母之心也。……将来嗣续一事付之东流。大负雪渔及长兄一片苦心。”<sup>[1]431</sup>

所以,亲人与朋友对于陈梓生儿问题的言论与态度,对其无儿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陈梓能够做到娶两妻两妾,做到“尽人事以待天命”,与亲朋好友的帮助不无关系。但是,最终的无儿结果,让陈梓觉得辜负了他们的“一片苦心”,加重了内心的痛苦与绝望。

### 三、余论

陈梓作为清中叶江南地区乡村塾师所遭遇的无儿困境与无儿心理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不少乡村塾师遭遇绝嗣之苦,除了经济原因之外,还有职业原因。长期外出坐馆,背井离乡,与妻妾聚少离多,是他们子嗣不能繁盛的一个重要原因。从陈梓《与李裳吉》的信中可以看出,信中云:“五十无儿,本不宜远出。第歉岁不堪失馆,适越中寒族延课子侄。来春拟赴约,借此得时瞻久旷之丘陇,亦大慰也。然莘翁独以为事有轻重,力阻此行。”<sup>[1]435</sup>可见,张莘皋阻止陈梓远馆越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五十无儿”。陈梓也认为“不宜远出”,但是“歉岁不堪失馆”的经济压力又让其犹豫不决。又如陈梓在《与黄岐周》书中认为,“如仆之艰嗣,实由人事不尽。使丙子之春便觅桃叶,戊申以后不为旅人,未必不连举豚犬。”<sup>[1]313</sup>没有及时纳妾与长期外出坐馆,是陈梓认为43岁以后再无生儿的两个原因。可见,塾师的职业特点让他们成为绝嗣的高峰群体。所以,以陈梓为个案,来探讨乡村塾师在无儿困境下的心理状态与精神世界无疑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了。

从上面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二子的夭折所形成的无儿状态对于陈梓来说是灾难性的,致使生儿成为他的一个难解的心结。陈梓在生儿的问题上有一个坚强的信念,那就是“尽人事以待天命”。在57岁之前,陈梓坚持“人事不可不尽”,为了生儿娶两妻二妾;但是57岁以后,他逐渐地转向安于天命,不再娶妾。而此时他的无儿心理也是悲痛与绝望的。当他见到他人儿孙满堂之时,便不由自主地与自己的无儿困境相对比,表达了一种艳羡之情。这种艳羡之情无疑又加重了他的悲痛与绝望心理。梦儿与梦生儿是陈梓无儿心理所催生的一种愿望表达。当现实的无儿困境无法化解时,陈梓只能在梦中实现其儿死复生、生儿与儿孙满堂的愿望。梦醒时分,只能加重他的无儿心理。这种无儿状态与无儿心理,严重地影响了他对于人生价值与事业的追求。他将有无儿看作是人生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准。无儿使陈梓“百念灰冷”,“奄奄就木人”,无心求学问道与成就一番功名事业。

陈梓的无儿心理所产生的悲剧人生是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首先,清代国家意识形态所推崇的儒家思想是陈梓无儿心理形成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孟子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思想对他的影响最大。这既是他一生追求与梦想生儿的原因,也是他将生儿看作是人生价值标准的原因。儒家所

提倡的后嗣乃先人与父母遗体的思想,后嗣关乎丧葬之礼与祭祀之礼的思想,都对陈梓有一定的影响。其次,社会风气习俗也影响着陈梓的无儿心境。在清中叶的江南民间社会,男丁是一个家庭与宗族的支柱与兴盛标志。如果没有生儿,可能会遭到他人的侮辱与欺凌。男丁不旺的家庭与宗族在民间社会的生存都非常的困难。这无疑是解读陈梓无儿心理的一个很好视角。第三,亲朋好友的言论也影响着陈梓的无儿心理。在亲人中,不管是长辈家叔的谆谆规劝,还是两个姐姐的临终遗言,都期盼陈梓能够生儿,无疑给陈梓带来了心理的压力。而陈梓在娶继配金德娴与两妾的过程中,好友张莘皋、谢雪渔、黄岐周、陈光裕等都谆谆相劝,并热情帮助。而最终的结果让陈梓认为辜负了亲朋好友的一片苦心。

以陈梓为个案,研究他的无儿心理,深化了我们对于历史上小人物精神世界的探讨,可以看做是一种研究方法的尝试。从陈梓的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出,一部分乡村塾师作为底层士人,其思想观念

及心理深受国家意识形态、社会风气习俗与亲朋好友的影响,较多地表现为顺从性。我们对于历史上小人物的悲苦命运只能同情地理解,不可妄加指责。从陈梓的无儿心理研究中,我们也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形成的复杂性,及其对一个人人生价值与事业追求的重要性。

## [参 考 文 献]

- [1] 陈梓. 删后文集[M]//四库未收书辑刊(九辑第28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2] 陈梓. 删后诗存[M]//四库未收书辑刊(九辑第28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3] 弗洛伊德. 梦的解析[M]. 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55.
- [4] 金良年. 孟子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5] 胡平生. 孝经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9:1.

(责任编辑:闫卫平)

## A Primary Exploration of the No-child Mentality of Chen Zi, a Tutor of an Old-type Private School in a Villag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During the Mid-Qing Dynasty

JIANG Wei, HOU Lin

(Schoo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Zaozhuang University, Zaozhuang 277160, China;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and Ideology and Politics, Huaian Colle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uaian 223003, China)

**Abstract:** Chen Zi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the tutors of old-type private schools and lower-class people in village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during the mid-Qing dynasty. He had been in a special no-child mentality throughout his life since his two sons died young. This kind of no-child mentality is emotionally characterized by pain and despair, conceptually by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Doing your best and leaving all else to God" and psychologically by envying those who have many sons and grandsons and dreaming of having sons of their own. Chen's tragic life caused by his no-child mentality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bined impact of national ideology, social customs as well as the speech of his friends and relatives. This article studies Chen's no-child mentality by taking him as an example, which may help deepe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world of small potatoes in history. This study can be seen as an attempt of this kind of research methods.

**Key words:** Qing Dynasty; Region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Tutors of Old-type Private Schools in Villages; Descendants